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五十　史部

元史卷一百七十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八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録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録事俣俣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

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説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閲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

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不能及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茍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

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静修博果密以因學行薦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徳郎右賛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賛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内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

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

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于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

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

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倘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于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

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皆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强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𤣥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

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絶學為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為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録皆門生故友所録惟易繫辭説乃因病中親筆云

吴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媪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于經傳皆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

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
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
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于
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録上元貞初游
龍興按察司經歴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録其問答
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
春秋奥義歎曰與吴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
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于家親執饋食曰吴先生天下

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

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敝必偏于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

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黄金為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蘇蘇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説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

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為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于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有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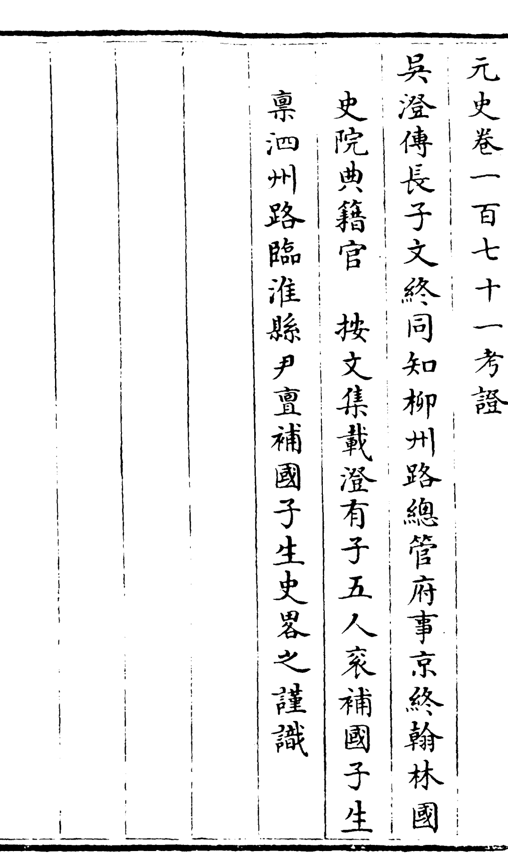
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急于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録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録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于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襃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

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黄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顔曽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

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于易春秋禮祀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藴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于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天歴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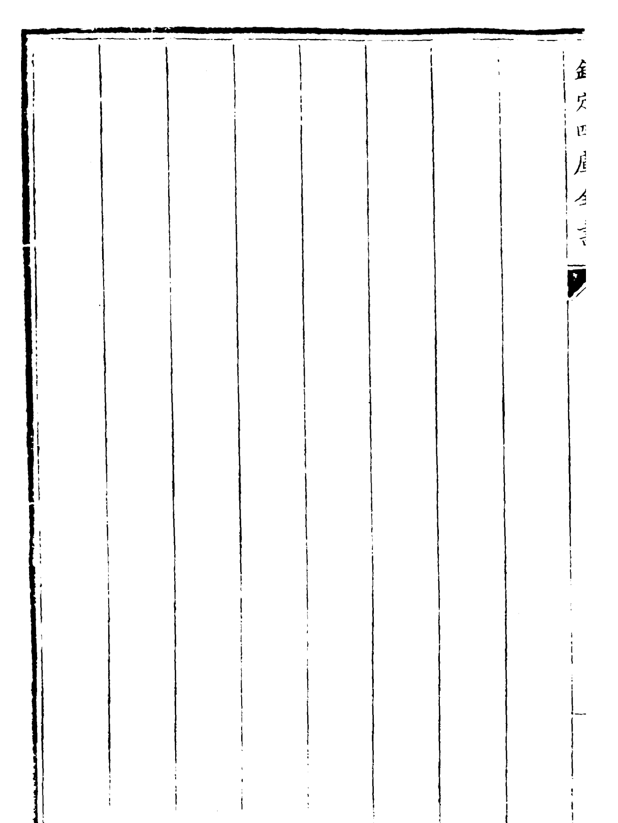
京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長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當自有傳

元史卷一百七十一



元史卷一百七十一考證

吳澄傳長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　按文集載澄有子五人京補國子生稟泗州路臨淮縣尹亶補國子生史畧之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九

程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後家建昌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入為質子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他日召見

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帝說給筆札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奇之因問今居何官以千户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貌已應貴顯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和爾果斯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為應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為朕言之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得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修撰累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至元十九年奏陳

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歴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二十年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見帝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參用南北之人帝嘉納之二十四年立尚書省詔以為參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

必參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為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藡葉李名鉅夫當臨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沖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陳民間利病五事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二十六年時相僧格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

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文帝以決獄及錢糧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内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剥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牽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

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僧格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鉅夫既還行臺二十九年又召鉅夫與胡祗遹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凝陳儼趙居信等十人赴闕賜對三十年出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大德四年遷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至官首治行省平章家奴之為民害者上下肅然八年召拜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十年以亢旱暴風星變鉅夫應詔陳弭災之策

其目有五曰敬天曰尊祖曰清心曰持體曰更化帝皆然之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刻石點蒼山以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十一年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為翰林學士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録二年召至上都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四年與李謙尚文等十六人同赴闕賜對便殿拜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留為翰林學士承旨皇慶元年修武宗實録二年旱鉅夫應詔陳桑林六事忤時宰意明日帝遣近

侍賜上尊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之於是詔鉅夫偕平章政事李孟參知政事許師敬議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鉅夫草詔行之三月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命尚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時令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餐粥少留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禄大夫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飲餞於齊化門外給驛

南還勅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年而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為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於湖州故孟頫為湖州人曽祖師垂祖希永父與旹仕宋皆至大官入國學以孟頫貴累贈師垂集賢侍讀學士希永太常禮儀院

使並封吳興郡公與嘗集賢大學士封魏國公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户叅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迺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

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孟頫曰今
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為非豈
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死所係議有重輕則
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
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
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議
者難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
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强取於民

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澁不能

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

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

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僧格大以為譴時有王虎臣者

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

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

守此郡多强買人田縱賓客為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

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

遣他使僧格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僧格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牆外道險孟頫馬跌墮於河僧格聞之言於帝移築御牆稍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

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鄂爾根薩里馳還名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僧格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為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僧格遣實都及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與鄂爾根薩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鄂爾根薩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草詔已具僧格

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耶僧格悟民始獲蘇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

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爾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僧格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爾至帝前數僧格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

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僧格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祖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

簡有元撒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屍遂誣告同役者殺撒兒既誣服孟頫疑其冤留弗決踰月撒兒自歸郡中稱為神明僉廉訪司事韋哈喇哈斯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順其意以事中之會修世祖實録名孟頫還京師乃解久之遷知汾州未上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集賢直學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遷泰州尹未上至大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侍讀學士與他學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擬進殿名議不合謁

告去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名除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講學士遷集賢侍講學士資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特優以

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啾啾何也俄
賜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而不
與其以普慶寺别貯鈔給之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
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勑御府賜貂鼠衣初孟頫
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翰林學士承旨求致
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為衣冠
盛事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
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二年賜上

尊及衣二襲是歲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絶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云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

鄧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父漳徙錢塘文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為杭州路儒學正大徳二年調崇徳州教授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九年陞修撰謁告還江南至大元年復為修撰預修成宗實録三年授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元年名為國子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於改作論不合移病去科

舉制行文原杖文江浙處士守舊習大書朱𡈽貢舉私議揭於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㢘訪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賄其徒告熙贓熙誣服文原行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馮械繫三年文原録之曰

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左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馬人以為神六年移江東道㣲寧國廣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錠竭山谷所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為常時轉運

司官聽用鄉里譁狡動以犯法誣民而轉運司得專制
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決州縣莫敢如何文原請罷
其專司俾郡縣領之不報徽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
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録之得其情釋
蘭而坐回時久旱不雨決獄乃雨至治二年召為集賢
直學士地震詔議弭災之道文原請決滯囚置倉廩河
北儲菽粟以賑饑復申前議請罷榷茶轉運司又不報
明年兼國子祭酒江浙省臣趙簡請開經筵泰定元年

文原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歸二年台拜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四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歷元年卒年七十一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囊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有文集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藏於家子衎蔭授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任卒至正九年制贈文原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諡文肅

袁桷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宋同知樞密院事韶之曾孫為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為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尤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

祭天無間歳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

書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任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復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栖在詞林朝廷制冊勲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說春秋說清容居士集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

曹元用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祖義不仕父宗輔德清縣主簿元用資禀俊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每夜讀書常達曙不寐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窗默觀之始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閻復於四方士少所許可及見元用出所為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奇之因薦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即論史院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用之御史臺辟為掾史元用初不習吏事而見事明決吏反師之轉中書省右

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為三俊除應奉翰林文字遷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既崩者猶以名稱而未有謚號元用言后為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嶽號以彰懿德改尚書省右司都事轉員外郎及尚書省罷退居任城久之齊魯間從學者甚衆延祐六年授太常禮儀院經歷屬英宗躬修祀事鋭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簿輿服之制率所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於一殿仁宗崩無室可祔乃於武宗室前結彩為次英宗

在上京名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
今室為寢當更營大殿於前為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
林待制陞直學士至治三年八月特克實之變賊黨齊
勤特穆爾遽至京師收百司印趣名兩院學士北上元
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曲從也未幾賊
敗人皆稱其有先見之明泰定二年授太子賛善轉禮
部尚書兼經筵官及大朝會為糾儀官申巻班之令俾
以序退無爭門而出之擾又謂太醫儀鳳教坊等官不

當序正班當自為一列後皆行之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為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謂禴祠嘗蒸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其可惜費而廢禮乎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所以弭災者元用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修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撙浮費節財用選守令恤貧民嚴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皆切中時弊又論科舉取士之法當革

冐濫嚴考覈俾得真才之用議上朝廷咸是之拜中奉大夫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宗英宗兩朝實録又奉旨纂集甲令為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為國語書成皆行於時凡大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寛恤之詔帝覽而善之賜金織文錦天歷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為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者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久之謂侍臣曰曹子

貞盡忠宣力今亡矣可賜賻鈔五千緡贈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獻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二子偉儀

齊履謙

齊履謙字伯恒父義善算術履謙生六歲從父至京師七歲讀書一過即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歷盡曉其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為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歷履

謙補星歷生同輩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恂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荅恂大奇之新歷既成復預修歷經歷議二十九年授星歷教授都城刻漏舊以木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為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鐃以為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書俾履謙視之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時遵用之二年遷保章正始專

歷官之政三年八月朔時加巳依歷日蝕二分有奇至其時不蝕衆皆懼㞚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歷日蝕五十七杪衆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㞚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朕聞及其時果食衆嘗爭沒日不能決㞚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歷法以所積之日命為沒日不出

本氣者為是衆服其議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及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弗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禳禱也時成宗寢疾宰臣有專威福者故履謙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履謙白宰執請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從之至大二年

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為家歲君豈專在是三年升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正事四年仁宗即位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業與吴澄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復以履謙僉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修善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為

之動容顧宰臣命速行之自履謙去國學吳澄亦移病歸學制稍為之廢延祐元年詔擇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為國子司業履謙律己益嚴教道益張每齋置伴讀一人為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絶時初命國子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為次第履謙曰不攷其業何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每季攷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孟月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目

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為額然後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並黜之帝從其議自是人人勵志多文學之士五年出為濱州知州丁母憂不果行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官吏之貪污者四百餘人蠲免括地虛加糧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罷遣之福

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名怨及還京憲司果誣以他事未幾誣履謙者皆坐事免履謙始得直復為太史院使天歷二年九月卒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為星歷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歷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

卷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畧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邵氏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書入式一卷經世書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由數而會極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時歷行五十年未嘗推考履謙日測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歷書二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歷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

法串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畧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候氣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地僻為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内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内為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黄

鐘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三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者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有志者深惜之至順三年五月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汝南郡公謚文懿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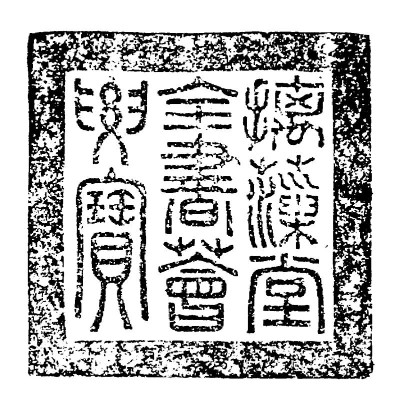
程鉅夫傳至元十九年奏陳五事　按十九年原刻作二十九年下文方槩二十三年今據年譜删二字

程鉅夫傳立尚書省鉤考錢穀　按元制本有尚書至僧格始立省設官原刻脱省字文義未協今據名臣奏議增

鄧文原傳至正九年制贈文原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謚文肅　按至正九年原刻作至順五年考至順實止

三年係傳之誤今據黄溍碑改

齊履謙傳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　按五行志作辛卯與此異



總校官編修臣吴紹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七十三至一百七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五十二史部

元史卷一百七十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

崔斌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射尤攻文學而達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布琳濟達將遊騎戍淮南斌負才略布琳濟達甚敬禮

之兵駐揚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襲授金符為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安圖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圖舉斌入見敷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慮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圖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

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圖為相可否衆讙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為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羣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言決之進見必與近臣偕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故人多忌之會阿哈瑪特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以掊克為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

征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歲大祲徵賦如常年斌馳奏以免復請于朝得楮幣十萬緡以賑民饑六年除同僉樞密院事襄樊之役命斌僉河南行省事方議攻鹿門山斌曰自峴山西抵萬山北抵漢江築城浚塹以絶餉援則襄陽可坐制矣時調曹濮民丁屯田南陽斌議罷曹濮屯民以近地兵多者補之民以為便又議

戶部給濱棣青滄鹽券付行省募民以米貿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輸販者輻輳餽餉不勞而集有旨河南四路籍兵二萬以益襄樊斌即馳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減其半為宜從之襄陽既下轉嘉議大夫仍僉行中書省十一年詔丞相巴延總兵南征改行省為河南宣慰司加中奉大夫賜金虎符充宣慰使時襄陽正陽諸軍悉道河南供億雖繁而事無缺失巴延既渡江分阿爾哈雅定湖南詔斌貳之拜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十二年十月圍潭州斌攻西北鐵壩阿爾哈雅中流矢不能軍斌以軍夜集栅下黎明畢登不利斌曰彼軍小捷而驕弛今焚其角樓斷其援道塹城為三周則城可得諸將然之迺誓師銜枚潛登鐵壩人齎芻稭梯其樓火之且豎木栅城上詰旦布雲梯鼓譟而上斌挾盾先登阿爾哈雅持酒勞曰取此城公之力也斌自語阿爾哈雅曰潭人膽破矣若斂兵不進許其來降則土地人民皆我有自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而定若

縱兵急攻彼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從之明日即遣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諸將怒其抗敵持久咸欲屠之斌喻以興師本意諸將曰編氓當如公說敵兵必誅之斌曰彼各為其主耳宜旌之以勸未附者且殺降不祥諸將迺止捷聞帝嘉之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為立生祠十三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來降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側

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釋之十五年被召入覲時阿哈瑪特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察汗諾爾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極言阿哈瑪特姦蠹帝乃令御史大夫姜衛樞密副使博囉按問之汰其冗員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天下轉運司海内稱快適尚書留夢炎謝元昌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命斌還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

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哈瑪特慮其害已捃摭其細事遮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搆以罪竟為所害裕宗在東宫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寃之年五十六至大初贈推忠保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諡忠毅子三人良知威恩孫一人敬皆為大官

崔彧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特穆爾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

世祖甚器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雅克諾木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呼圖克岱爾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也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或言阿哈瑪特當國時同列皆知其惡無一人誰何之者及既誅乃各自以為潔誠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哈瑪特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為守門卒隷亦不可留如參知政事阿哩請以阿薩爾襲父

職倘使得請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賴陛下神聖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奸惡十餘事乞召阿哩廷辯帝曰已勑中書凡阿哈瑪特所用皆罷之窮治黨與纖悉無遺事竟之時朕與汝别有言也又請以郝禎剖棺戮屍從之尋奉旨鈎考樞密文牘由刑部尚書拜御史中丞或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

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皆從之二十年復以為刑部尚書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哈瑪特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哈瑪特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長貳庶號令明而賞罰當

四曰翰苑亦頌阿哈瑪特功德宜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王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為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

徙省一官員併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參衆議而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茍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賦之於民蓋官吏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歲賦亦將樂從十一曰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户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並蠲事産即日給還民官滿替以户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歸者

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凡丞相安圖遷轉良臣悉為
阿哈瑪特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拔擢十三曰
簿録奸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為横得遂致濫用
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
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哈瑪特以此位置私黨宜易
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相宜改所增
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
左右丞以下庶幾内重不致勢均彼謂非隆其名不足

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曰阿爾哈雅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宜罷職理算其黨雖無汙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議行之又言江南盜賊相挻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

省軍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世祖以為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人戶通行覈實又因取勘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乞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

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為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又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所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年或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為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敏珠爾丹奏曰近者僧格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

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如律仍追宣勅除名為民又奏僧格所設衙門其間冗不急之官徒費禄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調官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貲户多為僧格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不問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入容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户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税倍蓰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斂民及役

軍匠者論如法又呼圖克諾延籍户之後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旣行之江南民為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為是皆從之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或奏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練達政事比者命其參議機務衆皆稱善乞以為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搒掠至死者多又俘掠人財迫通處女受民財積百五十錠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原例宜令行臺詰

問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祚劾尚書省官孟古岱嘉琿達尼雅斯拉鼎默呼奸贓尼雅斯拉鼎默呼反誣祚以罪遣人詣尚書省告僧格僧格曖昧以聞流祚于噶達蘇妻子家財並没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僧格又遣詣雲南理算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伏詞罪甚微宜復其妻子從之二十九年彧偕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等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具有

定格臣等以為中書樞密宜早為銓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詰難條具者即令其人講究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尼雅斯拉鼎默呼實都王巨濟黨比僧格恣為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稅皆更張變亂之銜命江南理算積久逋賦期限嚴急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近者舍哩按問悉

皆首實請死士民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僧格及其兇黨之為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色徹肯領兵為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檄僉事簿問而色徹肯率軍人禽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色徹肯仍先奪其職又言行臺官言去歲僧格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

擅籍人家真偽莫辨臣等請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文書以杜奸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裕嚕伊納克巴延徹爾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從之又奏松州達嚕噶齊察遜自言不願為錢穀官願備員廉訪司今茂巴爾斯上聞傳旨至臺特令委用臺臣所宜奉行但徑自陳獻又且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卿事宜審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葉李過愆被旨赴京以辯今葉李物故事有不待辯者李淦本儒人請

授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約蘇穆爾瑟其害巳令僧格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郡境土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司舊治淮安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賍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巳有成憲自僧格持國受賍者不赴憲臺憲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久不竟臣謂宜如前㫖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無得

輒受又監察御史托迪實克言女直人嘉琿達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實喇特穆爾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本處行省追償議罪從之三月中書省臣奏請以或為右丞世祖曰崔或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閏六月又同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奏近耿熙告河間鹽運司官吏盜官庫錢省臺遣人同告者雜問凡負二萬二千餘錠已徵八千九百餘錠猶欠一萬三千一百餘錠運使張庸嘗獻其妹於阿哈瑪

特有寵阿哈瑪特既没以官婢事僧格復有寵故庸貟緣戚屬得久居漕司獨盜三千一百錠宜命臺省遣官同廉訪司倍徵之又言伊呼伯察江西廉訪司官珠爾徹爾岱河東廉訪司官浩爾齊擅縱盜賊抑奪民田貪汚不法今伊呼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詰問又言揚州鹽運司受財多付商賈鹽計直該鈔二萬二千八百錠臣等以謂追徵足日課以歸省贓以歸臺斟酌定罪以清蠹源並從之又奏江西詹玉始以妖術致位集賢當僧

格持國遺其掊核江西學糧貪酷暴横學校大廢近與
臣言色埒默達實容傳旨以江南有謀叛者俾乘傳往
鞫明日訪知為托斯和希沙欺罔奏遣玉在京師猶敢
誑誕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
未嘗知之其亟禽以來三十年或言大都民食唯仰客
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踴臣
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為便從之寶泉提舉張簡及子奈
曼岱告彧常受鄒道源許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

微訟或不法十餘事有旨就辯中書或已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為牘袖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瘐死仍籍其家一女入宫奈曼岱知微皆坐杖罷除名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先是或得玉璽于故臣扎拉氏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皇后手以授于成宗或以夕任憲臺乞遷他職不許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或言肅政廉訪司案牘而令總管府檢劾非宜成宗曰朕

知難行當時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彧又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彧居御史臺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監察御史鄂蘭實喇劾奏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産非宜等事成宗怒其妄言詈而遣之十一月御史臺奏大都路總管實迪盜支官錢及受贓計五千三百緡准律當杖百七不敘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欲止権停其職彧與御史大夫濟爾噶朗執不可已而御史又奏彧任中丞且十年

非所宜或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為朕少留之閏十二月兼領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隱奏新正朝賀歳常習儀大萬安寺成宗曰去歳鄂都岱以雪故來後今而復然諸不至及失儀者殿中司監察御史同糾之二年加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圖沁奏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歳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深然之命或與博果密阿哩衮薩里同翰林

集賢議特降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或以是歲九月卒至大元年七月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葉李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質從學於太學博士義烏施南學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彗出于柳理宗下詔罪已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自

詭以為己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顓刱置公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略曰三光舛錯宰執之従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人神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知書稾出於李嗾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扁鍛鍊成獄竄漳州似道旣敗乃得自便會宋亡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憲兩司爭辟之署蘇杭常等郡教授俱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

大夫姜衛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勳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拊掌稱歎及是以姓名聞世祖大悅即授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圖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憣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

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京師勑集賢大學士阿哩袞薩里館于院中宅日召見香殿勞門卿遠來良苦且曰卿嚮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自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罷李因奏曰臣欽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罷請復

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録用凡儒户徭役乞一切蠲免可其奏是時納延叛北邊詔李庭出師討之而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逡巡退却帝患之李㝐啟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鬭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踣之無不勝矣帝嘉其謀諭將帥師果奏

捷自是帝益奇李每罷朝必召見論事二十四年特拜
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固辭曰臣本覊旅荷蒙
眷知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
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昔竄瘴鄉素染足疾比歲尤劇
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耶李固辭得許因叩
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
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禀事關
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

律遂成文具臣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幸甚又曰憲臣以繩愆糾繆為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其有貪惏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由是臺憲得憲封言事會尚書省立授李資善大夫尚書左丞李復固辭以謂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始定至元鈔法又請立太學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

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略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秉彝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悟事遂寢陞尚書右丞轉資德大夫時淮浙饑饉穀價騰踴李奏免江淮

租稅之半運湖廣江西糧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饑民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遠夷得之無益軍旅一興費糜鉅萬今山路險巇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二十五年陞平章政事李固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於是僧格為尚書丞相顓擅國政急於財利毒及生民事具僧格傳李雖與之同事然莫能有所匡正會僧格敗事頗連及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揚州儒學正李淦上書

言葉李本一黜徒受皇帝簡知可為千載一遇而繞近
天光即以舉僧格為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殺叅
政郭佑楊居寛廹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
陳天祥罷御史大夫黙徳齊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御
史變鈔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兵士糧立行司農司木
綿提舉司增鹽酒醋稅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約
蘇穆爾禍湖廣沙布鼎禍江淮穆舒哩禍福建又大鈎
考錢糧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尚賴皇帝

聖明更張政化人皆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
舉僧格之罪葉李雖罷相權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竊議
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朕
所素知者寧有是耶有旨驛召淦詣京師二十九年二
月李南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為平章政事佐丞相
謁勒哲治省事李上表力辭尋卒年五十一李既卒而
淦至詔以淦為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帝嘗問兵部郎
中趙孟頫李與留夢炎孰優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不

然夢炎以掄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食中書無所可否李舊由諸生力詆似道其過夢炎甚遠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也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至正八年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燕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之建昌人宋禮部侍郎肅之七世孫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遂生公楠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于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至元十三年世祖既平江南帥臣版授同知贛州事十四年以平廣南功遷同知吉州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旨世祖賜名賽音囊嘉特命參大政辭乞補外除僉江浙行中書省事俄移江

淮尚書省立兼僉江淮行尚書省事江淮在宋為邊陲故多閒田公楠請置兩淮屯田勸導有方田日以墾二十五年除大司農領八道勸農營田司事按行郡縣興利舉弊績用大著劾江西營田使沙布鼎貪横罷之二十七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僧格既敗而蠹政未盡去民不堪命公楠赴闕極陳其故請更張以固國本世祖悦會欲易政府大臣以問公楠公楠薦巴延布呼舍哩奇爾濟蘇史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人又問

孰可以為首相對曰人望所屬莫若安圖問其次曰諤勒哲可明日拜諤勒哲為丞相以公楠及布呼為平章政事固辭改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賜弓矢及衛士十人以行三十年復為大司農得藏匿公私田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頃歲出粟十五萬一千一百斛鈔二千六百貫帛千五百匹麻絲二千七百斤元貞元年進河南行省右丞釐正鹽法民便之召入覲成宗以公楠先帝舊臣慰勞良至改拜江浙行省右丞明年還湖廣行

省右丞轉運司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横奪民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五年召還朝尋卒帝聞甚傷悼之賻贈有加特命朝臣護喪南歸

馬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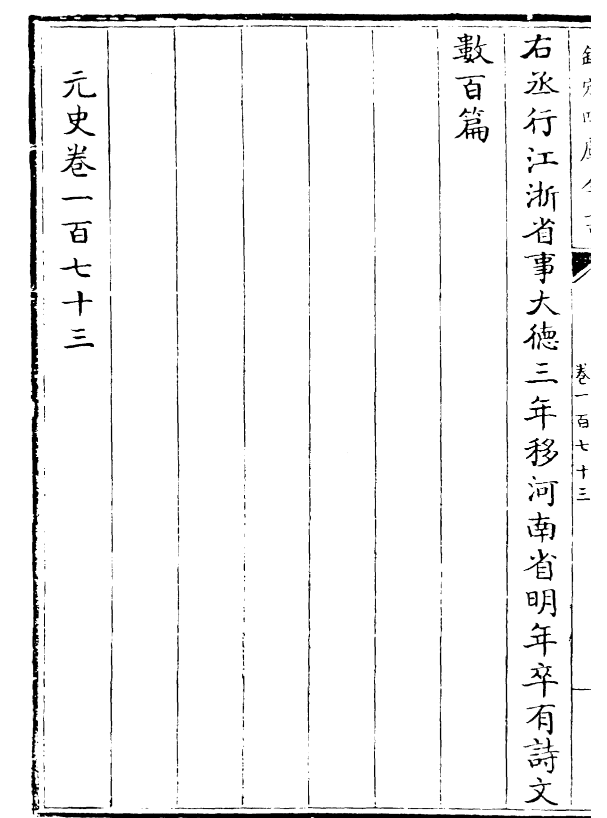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圖入侍世祖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見聞平章政事張啟元以紹應詔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民刻石頌德至元十年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益都寧海

饑紹發粟賑之十三年移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未行屬江淮甫定選官撫治遷同知和州路總管府事民賴以安十九年詔割隆興為東宮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師為刑部尚書萬億庫吏盜絨四兩時相欲置之重典紹言物情俱輕宜從貸減乃決杖釋之河間李移住妄言惑衆謀為不軌紹被檄按問所全活幾百人二十年參議中書省事二十二年改兵部尚書踰年復為刑部尚書二十四年分立尚書省擢拜參知

政事賜中統鈔五千緡時更印至元鈔前信州三務提舉杜瑶言至元鈔公私非便平章政事僧格怒曰杜瑶何人敢沮吾鈔法耶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之豈不與詔書違乎瑶得免俄拜尚書左丞親王戍邊其士卒有過支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庭用兵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踰數者當嗣年之數可也制可宗親海都作亂其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

間僧格議徙之内地就食紹持不可僧格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令餒死此輩耶紹徐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餒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丞相何以怒為宜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帝曰馬秀才所言是也僧格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導之入見欲以趣辦財賦之多寡為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追録聖訓付太史書之議增鹽課紹

獨力爭山東課不可增議增賦紹曰茍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因取為已有以一區授紹紹獨不取僧格欲奏請賜紹紹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恒憂不能塞責詎敢徼非分之福以速罪戾僧格敗跡其所嘗行賂者索其籍閲之獨無紹名僧格既敗乃曰使吾早信馬左丞之言必不至今日之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尚其復舊職尚書省罷改中書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元貞元年遷中書



右丞行江浙省事大德三年移河南省明年卒有詩文數百篇

元史卷一百七十三

元史卷一百七十三考證

崔斌傳十一年詔丞相巴延總兵南征　按十一年原刻作十年考世祖本紀及巴延傳續通鑑經世大典諸書巴延以十一年為右丞相總兵伐宋今據改

崔斌傳十二年十年圍潭州　按原刻無十二年三字以十月屬之上文十一年考諸傳元師圍潭州係十二年事宋史李芾傳潭以宋德祐元年十月被圍至除夕城陷德祐元年即至元十二年也今據改

崔斌傳十三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　按十三年原刻作十一年考世祖本紀及各傳元師定湖南在十三年本紀十四年以廣西二十四郡歸附建行省於潭州以治之是也若十一年則是時湖南尚未下即嶺海亦尚為宋有何由遣使撫諭今改

李葉傳他日名見香殿　按香殿原刻作披香殿考元無披香殿之名惟香殿見於紀傳今畫一改

元史卷一百七十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一

姚燧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

為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八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冑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

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三十八始為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陜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録囚延安逮繫詿誤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賑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吉趨朝明年為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

翰林學士召修世祖實録初置檢閲官究覈故事燧與侍讀髙道凝總裁之書成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為太子賔客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榮禄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得吉南歸

中書以承旨召明年復召燧以病俱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徽建二本校讐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畧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亡之際以前為正當從建本於建安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大書三

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為無終徽建皆曰後主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刋正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齟齬也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為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鈞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

統大有關乎詳見序篇燧之學有得於許衡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世名儒為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為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

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為愧恥故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勲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為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篋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

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為公用器皿燧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三㰚圻城

郭貫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以才行見推擇為樞密中書掾調南康路經歷擢廣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會例格授濟

南路經歷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爾父子專權久不遷調蠹政害民三十年僉湖南肅政廉訪司事大德初遷湖北道言今四省軍馬以數萬計征八百媳婦國深入炎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五年遷江西道賑恤饑民有惠政入為御史臺都事八年遷集賢待制進翰林直學士奉詔與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博斯呼徹爾特穆爾往鎮高麗十一年召為河東廉訪副使至大二年仁宗至

五臺山貫進見仁宗因問廉訪使穆爾齊達何以有善政左右對曰皆副使郭貫之教也因賜貫瑪瑙數珠金織文幣入為吏部考功郎遂拜治書侍御史四年除禮部尚書帝親書其官階曰嘉議大夫以授有司皇慶元年擢淮西廉訪使尋留不遣改侍御史俄遷翰林侍講學士明年出為淮西廉訪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校各路農事延祐二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明年陞左丞加集賢大學士五年除太子詹事貫言皇太子受金寶已

三年宜行冊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六年加太子賓客謁告還家至治元年復起為集賢大學士尋致仕泰定元年遷翰林學士承旨不起至順二年以疾卒年八十有二贈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蔡國公謚文憲貫博學精於篆籀當世冊寳碑額多出其手云

瓜爾佳之奇

瓜爾佳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瓜爾佳部後由瑪奇

嶺薩哈水徙家於滕州之竒少而孤舅杜氏攜之至東平因受業於康曄授濟寧教授辟中書省掾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時行省官與中書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而之竒職文書亦被按問張弘範卒其屬詰使者言瓜爾佳都事素公清若少有侵漁弘範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擢之竒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既而移僉江北淮東至元十九年召為吏部郎中立陟降澄汰之法著為令式歲大旱有司議平穀價以

遏騰涌之患之奇言莫若省經費輟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氣弭災變而有豐稔之期二十一年遷左贊善大夫時裕宗為皇太子每進見必賜坐顧遇甚優權臣有欲以均輸法益國賦者慮提刑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司併為一職詔集羣臣議之之奇言按察司者控制諸路發擿姦伏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心勞事冗將彌縫自救之不暇又安能繩糾他人哉併之弗便事遂寢又與諭德李謙條具時政十事上之皇太子一曰正心

二曰睦親三曰崇儉四曰幾諫五曰戢兵六曰親賢八曰尚友九曰定律十曰正名會皇太子薨除翰林直學士改吏部侍郎遂拜侍御史二十五年丁母憂以吏部尚書起復屢請終制不許明年卒之奇慮識精審明於大體而不忽細微為政卓卓可稱雖老於吏學者自以為不及為文章尤簡嚴有法多傳於世云

劉賡

劉賡字熙載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祖

肅為右三部尚書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磐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遷應奉翰林文字辟為司徒府長史仍兼應奉補外同知德州事考滿擢太廟署丞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御史中丞崔彧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彧平受之獨見賡則待以上客大德二年陞翰林直學士七年奉使宣撫陝西由侍講學士陞學士至大二年遷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還翰林為學士承旨兼國子

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
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
齒頗少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
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為美德
也皇慶元年還集賢大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
復為承旨六年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
尋又入翰林為承旨泰定元年加光祿大夫會集議上
尊號賡獨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歷元年卒年八十一

賡久典文翰當時大製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為朝廷所推重云

耶律有尚

耶律有尚字伯强遼東丹王十世孫祖父在金世嘗官于東平因家焉有尚資識絶人篤志于學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第弟子其學邃於性理而尤以誠為本儀容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莫不服其為有道之君子至元八年衡罷中書左丞除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以

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為齋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免還鄉里朝廷乃以有尚等為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拜監察御史不赴除秘書監丞出知薊州為政以寛簡得民情裕宗在東宫召為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既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以為言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増廣弟子員於是有尚陞國子祭

酒儒風為之丕振二十七年以親老辭職歸大德改元復召為國子祭酒尋除集賢學士兼其職頃之還太常卿又還集賢學士八年葬父還鄉里已而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車召之于家累辭不允復起為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為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尊以

躬行為務悉為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壹遵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為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有尚既以年老力請還家朝廷復頒楮幣七千緡即其家賜之卒年八十六賜謚文正

郝天挺子佑附

郝天挺字繼先出於都嚕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父哈尚巴圖爾太宗憲宗之世多著武功為河東行省五路軍民萬户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

好問以勲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有㫖宜任以政俾執文字備宿衛春宫裕宗遇之甚厚建省雲南選官屬遂除參議雲南行尚書省事尋陞參知政事又擢陜西漢中道廉訪使未幾入為吏部尚書尋除陜西行御史臺中丞又遷四川行省參政及江浙行省左丞俱不赴拜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黄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汝肯言耳成宗崩仁宗以太后命首定大難及武宗還

自朔方遂入正大統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閭等十人共議大政革尚書省之弊遂成皇慶之治又出為江西河南二省右丞召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為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臺臣皆以為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奬農務本勵學養

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尋俾均逸于外拜河南行省平章
政事時河南王布琳濟達為丞相待以師禮由是政化
大行皇慶二年辛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文定天挺嘗修雲南實録五卷
又註唐人鼓吹集一十卷行于世子佑字君輔小字圖
魯卜台由宿衛補官仁宗時拜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
名大受知遇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拜陝西行御史臺
侍御史

張孔孫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舍部為金人所并遂遷隆安父之純為東平萬户府㕘議夜夢謁孔子廟得賜嘉果已而孔孫生因丐名於衍聖公遂名今名既長以文學名辟萬户府議事官萬户嚴忠範之兄為陜西行省平章政事聘孔孫以母老不應時汴梁既下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舊章缺落止存登歌一章而已世祖居潛邸嘗召樂師至日月山觀之至是徐世隆奏帝宜增設

宮縣及文武二舞以備大典因詔徐世隆為太常卿而孔孫以奉禮郎為之副以董樂師肄成獻之京師廉希憲居政府辟為掾及安圖為相尤禮重之授户部員外郎出為南京總管府判官時方議下襄樊朝廷急用兵孔孫謂今以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得効戰贖死朝論采之僉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尋陞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因三百人因怒龔乙建言興銀利發其墳墓而燒其家燒死者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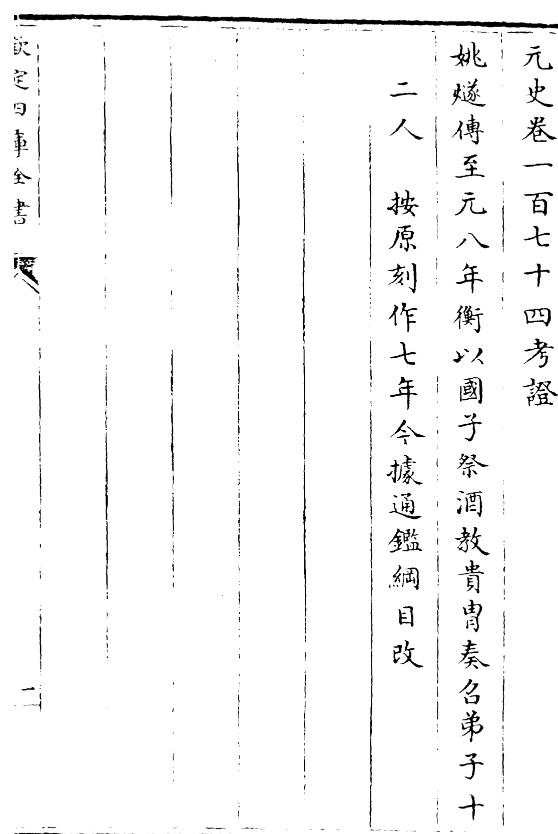
有司以真圖財殺人坐之孔孫原其情減罪遷浙西提刑按察副使改同知保定路總管府事俄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至元二十二年安圖復入相言于帝曰阿哈瑪特顓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禮部侍郎尋陞孔孫禮部尚書擢燕南提刑按察使二十八年提刑按察司改肅政廉訪司仍為使蒞治于大名一以所没贓羅粟五千斛賑饑民拜僉河南江北行

中書省事亡何除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大興學校有獻故河隄三百餘里于太后者即上章請宜悉還細民從之擢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使因讞獄鹽場民尹執中兄弟誣伏為强盜平反之召還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事丞相諤勒哲卒孔孫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爾果斯可為相會地震詔問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八事其略曰蠻夷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賜赦宥獻鬻寶貨不可不

為禁絶供佛無益不可虚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為裁減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嘉納之賜鈔五千貫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冒濫者必當革州郡之職必當遴選久任達嚕噶齊宜量加遷轉又宜增給官吏俸禄修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洒掃戸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圖巴延和爾果斯與應希憲等各宜贈謚久之請老還

家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集賢大學士如故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孔孫素以文學名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元史卷一百七十四



元史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姚燧傳至元八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冑奏名弟子十二人　按原刻作七年今據通鑑綱目改

